

□于茂世

女娲抟泥造人,陶人抟泥成器——人陶合一,坤德离功,是中国文化缘起缘聚的宿命与基因。

人陶合一,三皇五帝率先垂范:在三皇五帝中,除颛顼、帝喾外,都曾被奉为陶祖陶神。

无论女娲,还是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宁封子、昆吾、老子、范蠡、伯灵翁等陶祖陶神,他们不是帝王将相就是真人圣人,他们皆与中国陶瓷同呼吸共息,人陶合一,息息相通。

帝王圣人,人陶合一;以陶喻教,人陶合一,是以陶化天下:陶冶、陶铸、陶育、陶染、熏陶……大家熟悉的这些词语,哪个不是以陶为范,以期宣教天下,走向人陶合一?

君子不器。为陶者,亦不只是作器。

火有文武,或弱或强,或捂火或旺火,或还原或氧化,五色烟火出入陶坯瓷胎,熔融融釉,藉以金、木、水、火、土之物性变易,烧造出光色焕然一新,或陶或瓷,或瓦或砖,或瓶瓶罐罐或菩萨佛陀的生活器皿或庙堂造像,构筑起中国人最初乃至永恒的审美品格,化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与精神基因。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陶窑作器,文明曙光。

五色烟火窑化金、木、水、火、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烧造、陶染出五色陶器——青陶、黄陶、赤陶、白陶、黑陶——当然,考古学上习惯于将青陶称为灰陶,将赤陶称为红陶;而于陶器色彩感知上,因为红、黄之间有个橙色间色——橙色是介于红、黄色之间的颜色,其可以用红色颜料和黄色颜料调出来,是故同一件陶器,有人认为是红陶,有人以为是黄陶,一般不会说其是橙陶,特别是过去,还有学术上。

人陶合一

丹时。牡丹花发酒增价,夜半游人犹未归。

北宋大儒邵雍的这首《洛阳春吟》,是否颇有当下“牡丹花会夜经济”的味道?

自唐到宋,特别是北宋年间,牡丹培育不断迭代,创造奇迹。欧阳修《洛阳牡丹图》云:“传闻千叶昔未有,只从左紫年初驱。四十年间花百变,最后最好潜溪绯。今花虽新我未识,未信与旧谁妍媸。当时所见已云绝,岂有更好此可疑。”

都在传,都在说,甚至有柴荣说、徽宗说“两说”——“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哈哈,一句话,怎么可能两位皇帝都说呢?

不管谁说,都是指向“天青”,指向汝窑——就是柴荣的柴窑,也是说的柴窑青瓷。

皇帝指天,文人与百姓说地——刘禹锡、欧阳修、苏东坡、邵雍等,都将他们的色彩至爱共同指向了牡丹花——“这般颜色作将来”,装饰陶瓷、美化生活,符合时代精神、顺乎时代要求吧?

于是,唐代将陶瓷推向顶峰,有了三彩;宋代将瓷器推向顶峰,有了钧窑——牡丹花、三彩、钧窑,都是不设框架、不事绘事、没有边界的复合色——这也是三彩、钧窑区别于其他陶瓷之根本。

不是有五彩、斗彩、红绿彩等瓷器吗?是的,有,但它们均以色彩求型求形求意,而三彩、钧窑求的是牡丹花的复合色、过渡色,不以色彩故意成型,巧手求意,将一切交于窑神与天工——天工造化谓之钧,而一切交于窑神与天工,

也是三彩的实践与追求,亦是三彩的最高境界。

但是,三彩在唐代创造了一个巅峰之后,虽然代有所烧,但总是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

几乎与三彩一样,钧窑在宋代创造了一个巅峰之后,也是代有所烧,也是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

为什么?究竟为什么竟如鲁迅《风波》中那位九斤老太所言:“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其实,无论唐三彩还是宋钧窑,都是一个时代诸多因素相向而行,文明、科技、思想、风尚、经济、制度、信仰、精神等会聚一陶一瓷创烧出来的文化与艺术的珠穆朗玛峰。

过去了,就过去了。甚至,后人真的不晓得唐人为什么烧制唐三彩,宋人为什么烧制钧窑。

都在臆想。臆想唐人、宋人,其实烧制出来的三彩、钧窑,也都是自己的了,就是复烧复制,亦然是自己的想象。

唐三彩,宋钧窑,再也回不去了。它们对标的是唐代、宋代的牡丹花,对标的是那个时代最高的科学技术与审美价值乃至审美想象与理想,对标的是那个时代文人、富人、官家的共同认同与不懈求索。

除此,它们对标的根本,还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巅峰时代。农业文明的巅峰过去了,对应农业文明的三彩、钧窑,岂能不衰不落?

而今,走过农业文明,走向

工业文明乃至信息时代,走到互联网、物联网时代,数字时代乃至太空时代、海洋时代……

笔墨当随时代,陶瓷当随时代,乃至远望明天向未来。

在洛阳三彩,有一个郭爱;在禹州钧瓷,有一个王金合——他们的名字也很有趣,“和合”了起来。

他们两位烧制的三彩、钧瓷,不再对标农业文明下的复色牡丹,而是一网打尽“当下之色”——激光复色、光电玄色、舞台流光溢彩、数字产品溢彩,乃至借助数字产品拍摄到的雪山、湖泊、北极南极、深海海洋、微观世界,当然还有借助航天科技拍摄到的太空、月球乃至五大行星与太阳,还有人类科学想象中的宇宙大爆炸、黑洞数字化影像……

王金合的钧瓷,早已走出传统,眼观当下向未来。他的作品以无边无际的复合色彩熔融叠叠和合相生为创新创造,对标“当下之色”“未来之色”乃至太空深海,开辟了钧窑新时代。

不少藏家来到王金合先生的天合坊展厅,看到他的作品后“大惊小怪”:这个像张大千的“爱痕湖”,那个像吴冠中的“迎客松”;这个是梵高的那个,那个是莫奈的这个……

他们,只知道向后看,不晓得看当下、向未来,把王金合先生的作品当作王金合个人的创新与创造,把王金合先生奉为与时代相向而行并已经超越这个时代的钧窑巨匠。

他们,“瞧不准”王金合先生,王金合先生却自信满满:“我的作品,一定能够流传下去的……”这些年,笔者一直偏爱王金合先生、郭爱先生的作品,盖在于此。

当下,有王金合在创造创新,是禹州钧瓷之幸,是河南陶瓷之幸,是中国乃至世界陶瓷之幸——我以为,无关他者。



总第一四三三期

观莲归来 一身香

□乔凯凯

在园林景观中,莲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凡有水的地方,大概都有莲的影子。国人喜爱莲花,除了它“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更因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高雅、圣洁的品质。我自小生活在北方山区,周围少有湖泊、池塘,自然没有见过多少莲花,更别提“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观景象了。只偶尔在有水域的地方看到零星的几株莲花,袅袅婷婷,高出水面,开着白色或淡粉色的花。美则美矣,但总觉得清冷了一些,全然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所以,当我在杭州西湖第一次看见大片盛开的莲花时,心中的兴奋难以抑制,使我总想高歌一曲。不可否认,当众多的美聚集到一起时,爆发出来的力量以及带给人的视觉震撼是完全不同的。

后来,我又在莫愁湖畔、大明湖畔欣赏过田田的莲花。莲花适合默默欣赏,如若人声嘈杂,极易扰乱心情,领会不到花的美,也嗅不到花的香,好比珍馐入口却味同嚼蜡,实在是暴殄天物。三两人相伴也可,最好一人独行,取一个“静”字——静心、静神。或立于岸边,或漫步于曲桥之上,或乘小舟驶入荷塘深处,仔细观察每一朵莲的姿态,再把目光越过整个湖面,感受一顷如碧的极致之美。

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毫不吝惜对莲的描绘与赞美。“秀樾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静年芳”“岸柳绿清溪水,荷香沁彻金秋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暴之烈日无改色,生于浊水不受污”,从各个角度歌颂了莲花外在的美与内在的美。更有不少文人志士把莲花当作心中的向往,争做“君子之花”。

在古希腊、古罗马,人们也把莲花视为圣洁、美丽的化身,常作为供奉女神的祭品。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的《池塘·睡莲》令古今往来无数人们着迷,莫奈精于光和影的运用,把睡莲的温柔与唯美描绘得淋漓尽致。波光粼粼的水面,如火焰般暗红的花朵,如梦似幻,却能让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美。可以说,这幅画满足了人们对睡莲之美的所有想象。

有一回,我和朋友去家乡的月山寺游玩。寺内有一条转山渠,渠内竟有睡莲浮在水面。墨绿的心形叶子小巧精致,淡黄色的莲花点缀其间,水面平静,一丝风也没有,睡莲像睡着了一样。时值傍晚,落日余晖为睡莲罩上了一层金色薄纱,更显静谧安详。此时,忽有钟声从远处传来,顿觉内心空明澄净,灵魂似乎都沾染了香气。

有一天,张兰兰突然发现大槐树上有一根大树枝长得特别茂盛,隔着院墙快伸到自己家里了。她赶快叫来丈夫李强来看,越看那根弯弯曲曲的树枝越像个龙头,越看心里越高兴,觉得很吉祥。

也许是得了那大槐树的庇佑吧,几年工夫,张兰兰两口子竟然生下三个男孩、两个女孩。他们家女孩漂亮秀气,男孩一个比一个结实,一个比一个聪明。两口子踏实能干,勤俭持家,地里种啥成啥,风调雨顺,粮食收成一年好过一年。

优美的传说真假很难辨,但村民们对古槐的尊崇之情溢于言表。也许古槐树的根也连着许多人的心吧!



军旗飘扬

□杨丽丽

一颗金色的五角星,射出万丈光芒  
照亮黑暗的岁月  
两个黄色的数字,拉响反抗的枪栓  
在硝烟弥漫里  
铺陈出一幅幅感动天地的画卷

我不想去追寻您的年龄  
历史不会忘记  
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是您吹响了冲锋陷阵的号角

一团团燃烧的朝霞  
点燃雪山草地上的火把  
一个个挺立的脊背  
高喊出  
“为了新中国——前进!”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子弹,炮火,可以穿透您的胸膛  
却无法撼动您高昂的头颅

鲜艳的色彩,在八月的流火里  
燃烧了一代又一代  
军旗猎猎,您飞舞的地方就是阵地  
不管是洪水漫漫  
还是地动山摇  
您飘扬的天空,就有橄榄绿的身影

鲜艳的东方红,嵌入苍劲的笔锋  
所有的字句都是铮铮铁骨的诗行  
一首首不朽的诗篇  
描绘出屹立不倒的时代英雄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这些忠诚,飘扬在八月的天空

为祖国的繁荣昌盛  
为人民的幸福安康  
书写新时代的华章



胡杨礼赞 吕超峰摄

龙形古槐的传说

有人偷偷在大槐树底下拔了一棵小树苗。人们带着这棵小树苗长途跋涉,最后张姓人被官府的人带到了郟陵县龙形岗下安了家,他们把那棵小树苗栽到了新家门口。每当人们想念老家时,就来看看那棵小树苗,给它浇水灌溉,精心培育。就这样,那棵树越长越大,枝繁叶茂。

传说,大槐树下曾住着张姓老奶奶一家。这一年寒冬腊月,鹅毛大雪一直下个不停,东北风就像狼嚎一样叫了大半夜。老奶奶清早起来准备打扫门前的积雪,拉开门一看,门口的雪地上有一个身穿红衣的女子,大概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饿得面黄肌瘦,躺在地上不省人事。老奶奶赶紧把姑娘扶进家门,拿出家里唯一的一个馍给女子吃,又给她烧了些热水,让姑娘喝下去。吃了饭喝了水后,姑娘好多,站起来向老奶奶告别,对老奶奶的救命之恩一再道谢。

快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在灶房里忙着蒸年馍,大槐树底下的张家当然也不例外。因为家里太穷,老奶奶家蒸的都是红薯面窝窝。一锅馍蒸熟揭开锅盖时,老奶奶突然发现不对劲:锅里的黑面窝窝不见了,全是白亮亮腾腾腾的白面大馒头,比平时蒸的馍要多出两三倍。

老奶奶一看,心里立马明白是咋回事了。这肯定是哪位大仙施了魔法,从别人家弄来,接济自己的。老奶奶平时乐善好施,不愿意随便占人家的便宜。她赶紧把锅盖重新盖上,烧了一柱香,反反复复祷告说:“大仙啊,俺知道您这是可怜人,想让您过年吃顿白面馍。俺不管这是谁家的东西,求您赶紧还给人家。俺家虽然穷,日子苦些,但也不占人家的便宜。过日子谁都不容易,人与人之间相互体谅……”

老奶奶祷告完,回到灶房,再

掀开锅盖时,锅里那些多出的白面大蒸馍不见了。想必是大仙听了老奶奶的祷告,给人家送回去了。过年的时候,老奶奶家的案板上又出现了两锅排包好的肉饺子,老奶奶知道这还是大仙要执意接济自己的,坚决不要,又祷告一番,祈求大仙原封不动地还给人家。

后来,村里的人都说老奶奶家旁的大树上住着大仙。有人说是“狐仙”,也有人说是“貔大狐”,神通广大,会施魔法。老奶奶经常给大仙焚香祈祷,求大仙保佑家人安康。

这棵大槐树树身下有一个黑乎乎的空窟窿,有人说里面藏着一只比碗口还大的金蟾,长着粗大的嘴,暴突的大眼睛,全身是疙里疙瘩的鳞片。金蟾是乡下民俗故事里的“财神爷”,能辟五兵,镇凶邪,促长生,庇佑人发财致富、大富大贵。碰见人家有困难

□葛国植

黄河南岸豫东平原上有一条东西向的高大土岗,弯弯曲曲,昂首挺胸,远望过去,就像一条腾身欲起的黄龙,当地人也都称为“龙形岗”。龙形岗至少几千年了,上面文物古迹很多;龙形岗下分布着星星点点的村庄,郟陵县的岗底张村就是其中的一个。

岗底张紧紧依偎着高大的龙形岗,村中间长着一棵大槐树,古朴苍劲,枝叶茂盛,一搂多粗。村里一位白胡子老爷爷说:“听说,俺爷爷的爷爷小时候就在这树下玩耍,这棵树至少有二三百岁了。”他说他小时候好像树就这么大。

说起这棵大树,村里的人滔滔不绝,会给你讲很多故事。

村里的人都姓张,祖祖辈辈都传说是当年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那一年,官府派人到处张贴告示说,三天后开始迁民,不想迁走的人黎明前到大槐树下,其他人统统迁走。三天以后天还没亮,不想离开的人早早来到大槐树下。这时候突然来了很多官兵,把树底下的人团团围住,强迫迁走。故土难离啊,